草地 周刊 LIVELY READING 有生命力的阅读

宁武关：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

长城名关宁武关守护着一条迷离的河谷。

自先秦起，这条河谷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交汇之处。

赵武灵王、齐后主、隋炀帝、杨业、周遇吉……那些身影曾在这里来去，又散落在幽长的河谷之中……

行走河谷，正如罗大佑的老歌所唱：“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，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为桑田……”

▲宁武关城。

本报记者王文化摄

▲周遇吉墓。

本报记者王文化摄

本报记者王文化

宁武关守护着一条迷离的河谷。

在长城名关中，宁武关建关时间较晚，但这一带的历史却颇悠长。关城建在**恢河河谷**中，沿河向北是大同盆地，北接大漠；向南过分水岭是汾河河谷，通向太原盆地。

自先秦起，这条谷道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交汇之处，千百年来不知流淌过多少故事。

走过河谷，水流仍在，但已引入客水，遗迹犹存，往事早扑朔迷离。

赵武灵王、齐后主、隋炀帝、杨业、周遇吉……那些曾在这里来去的身影，他们的声名远远传扬，留在河谷里的是迷雾与沧桑。

宁化戍深余草木，楼烦城古半莓苔

宁武关始建于明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**之前这一带曾称楼烦、宁化**。

从宁武关沿恢河谷道向南，7.2公里处有苗庄古城，古城何时兴建，有何经历，史无记载。1993年，当地因修建铁路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迹，并因**位于苗庄村**而得名。有历史学者进行勘察考证，认为这里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楼烦城。

楼烦本是个先秦的游牧部落，战国时期生活在宁武一带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楼烦部落是故事另一面的主角。服装和装备被赵国仿效后，部落战败北去，楼烦之名却留下来。汉设楼烦县，明清宁武关楼上悬匾曰“楼烦重镇”。

进**苗庄古城**需步行走段土路，到城墙下还要穿越荆棘。古城只残存的夯土墙，北墙高约8米，顶宽6米，夯筑的痕迹很明显。站在城墙上可望古城全貌，呈长方形，四面围合，轮廓清晰，城内只有荒草。文物普查队从发现的器物结合城址、夯层等因素分析，认为“古城应是一汉城”。有历史学者从规模、位置等因素判断，认为这里或是秦汉楼烦城。

楼烦部北去后，楼烦城曾是区域行政中心，统辖包括今宁武县和周边地区，后逐渐衰落，今早已湮灭无闻。它的具体位置有多种说法：一是今原平市崞阳镇东；二是朔州市夏官城村；三是宁武关附近。苗庄古城说属第三种，真相究竟如何，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判断。

苗庄古城北城墙是北朝东魏肆州长城的一部分，肆州长城为东魏丞相高欢所建，长约80公里，横亘在恢河河谷上，屏障着南面的晋阳城（太原），高欢的丞相府设在那里。现存的肆州长城遗迹长约60公里，其中有4处障城遗迹，近千到上万平方米不等，里面发现过箭镞等军事用品。

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”河谷战事可追溯到商朝，当时燕京戎在此活动，商王曾下令征讨。周朝改称燕京戎为猃狁，周人与猃狁的战争《诗经》中有记述，比如《采薇》中“靡室靡家，猃狁之故。不遑启居，猃狁之故……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表现了军人征战猃狁之艰苦和归乡的伤感。

猃狁很能打，河谷出产良马，族众精于骑术。“楼烦骏马甲天下”，在这河谷作战，如何应对骑兵是重点。赵武灵王战楼烦一方面学习骑射，另一方面修筑长城。赵长城是河谷最早的长城，后来北朝、隋、明等都曾在这里修建长城。

隋代还复建楼烦郡，郡治在宁化城。宁化城在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有记载，称伏戎城，据此可知建城不晚于北魏，但究竟始建于何时，尚不可知。从隋开始，宁化城是河谷中心城市，宋设宁化军，金置宁化州，元改为宁化巡检司，明初立宁化守御千户所。宁武关建立后，宁化成了隶属，地位被取代，**现在的身份是宁武县化北屯乡宁化村**。

宁化村在苗庄古城南数十公里汾河边上，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村容整治，村子像个工地。村里希望通过努力，让古城重现风采。村头立着宁化古城原貌图和古城介绍，仅在明代，宁化城就有数次大规模建设，现今还有部分城墙和两座城门，虽荒芜破败，但主体尚存。

据记载，宁化城原有寺庙20多座。现在村里仅关帝庙尚保留正殿和南殿，为金元时期建筑风格，院里青草萋萋，殿中立着今人制作的泥塑：关羽、关平、周仓。

曾任宁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海生是宁化村人，他说村里别的寺庙已痕迹难寻，最大的崇圣寺连具体位置也说不清了。已退休的他记得泰山庙大钟有两米高，后来庙改作供销社门市，拆了钟楼，将大钟打碎卖了生铁。

现在供销社门市早已停业，这次整治中对泰山庙进行落架重建。大钟已无，村里找到些旧石碑，准备立在院里，其中一块用水冲洗后，依稀可以辨出是块清代的功德碑，大致是说当时宁化一带百姓要到宁武城交纳钱粮，很不方便，经申请后官府改为就近收取，当地士绅立碑致谢。

张海生说，到民国初年**宁化城**还是店铺林业、商贩云集之地，之后随着现代交通和物流业的发展，这个河谷中的重镇日渐萧条。

“宁化”已少有人提及，但“宁化府”在太原以至外省还能看到，是一种醋的名号，山西名醋之一。宁化未设过府，宁化府之名来自太原的宁化王府，明朱元璋的一个孙子被封为宁化郡王，名义上以宁化为封地，实际上是虚封遥领，王府在太原城内。至今太原仍有宁化府正巷、东巷，醋厂说是源于王府作坊，因而得名。今人偶在繁闹的超市看到“宁化府”字样，可会想到河谷中那个寂寞的村庄。

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

河谷故事的味道比醋丰富。

河谷边上有管涔山、天池。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……管涔之山，其上无木而多草，其下多木，汾水出焉。”《水经注》中记载：“池在山原之上，世谓之天池，方里余，澄渟镜净，潭而不流……”

古时这一带植被良好、风景宜人。北朝到唐宋，不少的帝王将相曾来此游玩，留下一些故事，意味悠长。

448年，北魏太武帝在宁武天池建楼烦宫，之后北魏孝文帝将天池辟为皇家狩猎园林。孝文帝推行汉化，实施一系列改革，是开风气之先的有为之君。494年，他将首都从天池以北的平城（大同）迁到南边的洛阳。在此前后，他多次到天池游览，还曾在此进行过一次地理学实验。

“以金珠穿鱼七头，于池放之，后于桑干源得七鱼。”天池位于分水岭之南，在汾河边上。据说天池与分水岭以北的恢河潜通，孝文帝的科考像是证明了这一点。

恢河是桑干河源头，桑干河是永定河上游。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，属海河流域。汾河是山西母亲河，属黄河流域。两河源头均在宁武河谷中，还潜通，饶有意趣。

明廖希颜《三关志》记载有人乘车过天池，车被风刮到水里，后来在桑干源找到了车轮。清人曾有诗云：“天池飘坠车轮在，金珠又见七鱼穿。出入潜没真奇绝，混混日夜昆仑泄。”

576年，北齐后主高纬到天池（当时称祁连池）举行大规模狩猎，期间收到北周军队进攻晋州（今临汾）的消息。高纬本打算回去应对，宠妃冯小怜意犹未尽，要求再狩猎一场，高纬应允。后来，北齐败亡。唐代李商隐作《北齐二首》吟咏此事，“一笑相倾国便亡，何劳荆棘始堪伤。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。巧笑知堪敌万几，倾城最在着戎衣。晋阳已陷休回顾，更请君王猎一围。”

踏访天池，正值风雨，烟波渺渺，游人寥寥。寻访汾阳宫遗址，雨中池边泥泞难行。**隋炀帝杨广环天池大建汾阳宫**，建筑物延伸到宁化和汾河源。史料记载，大业三年（607年）到十一年，隋炀帝5次临幸天池，当时汾阳宫的建筑富丽堂皇、迤逦百里。

而今的汾阳宫只余瓦砾。宁武县委宣传部长薄小伟介绍说，汾阳宫主殿遗址在天池南边台地上，占地约1.6万平方米，砖层瓦砾堆积物平均1米到2米，偶尔挖出的柱础石直径达1米多，虽是残砖碎瓦，但可以看出琉璃多彩，制作讲究，能想见当年的华美气派。

汾阳宫始建于何时，说法不一。建筑是什么模样，规模有多大等，也都很难说清楚。据说宁化村边有汾阳宫下宫旧址，在村头展示牌上有显示，算现实中的留痕。

迷雾中的汾阳宫可谓是历史上意味深长的一个点——隋炀帝的拐点。

后来声名狼藉的杨广本是个有为青年。他20岁挂帅灭陈，35岁继位，几年时间里开疆拓土、修大运河、建科举制……功业震古烁今、影响深远，但不恤民力、好大喜功，致使内外交困、身败名裂。有史家称他是“政治美学家”“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，他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，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。”

杨广的戏剧性在于从万丈雄心到彻底放弃。不顾一切地实施野心勃勃的计划，成就了宏大功业，也造成巨大危机，后来在重压下他选择了逃避。这个变化是从汾阳宫开始的。

615年7月，杨广又一次到汾阳宫避暑。当时三征高丽劳而无功，内生忧患烽烟四起，但他坚持东讨西杀，维持大局，并一如既往地避暑巡塞。8月，突厥军队发动突然袭击，杨广赶紧退到附近的雁门城（今代县），被突厥大军围困一个多月，情势十分危机。一次，箭射到杨广面前，他抱着小儿子大哭，眼都哭肿了。

这常被描述为恐惧。杨广也算纵横天下的一代雄主，亲冒弓矢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，最后被杀时也没有丝毫贪生和软弱。与其说是恐惧，不如说是崩溃。高丽没摆平，民变没摆平，归顺多年的突厥居然快把自己摆平了，这让杨广难堪、无奈，让他感到完美的政治宏图破灭的绝望。

后来，突厥退兵，但他再不是奋发有为的杨广了。616年南下江都，远离中原的功业和纷争，远离长城和汾阳宫，偏居东南，醉生梦死。617年李渊起兵，攻入长安。618年，卫士们杀死了杨广，他的不思进取令人难以忍受。

“驾鼋临碧海，控骥践瑶池。曲浦腾烟雾，深浪骇鲸螭。”这是隋代薛道衡随驾游天池时所作，颇具奇幻色彩。昔人已去，此地空余一池寒水、半坡瓦砾。

隘地风烟临晋水，连营烽火动燕山

“塞上宁武关，天下早知名。昔日杨家将，在此扎大营。”华北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和遗迹不少，很多不靠谱，但这首流传于晋蒙的民间小调《宁武关》所言不虚。

杨家将曾在宁武一带征战，杨业殉难地在宁武关附近。986年，宋军伐辽，杨业是西路军副将，收复云、应、寰、朔四州，因主力东路军失败，全线撤退。为掩护百姓迁往内地，杨业在托逻台下陈家谷口战败被俘，绝食而死。

前些年当地曾沿杨业征战路线寻找，没有找到叫陈家谷口的地方，但找到了托逻台。现名托莲台，也叫托罗台，其下有陈家沟。沟呈葫芦状，三面环山，只东北方向有一个通往恢河河谷的孔道。陈家沟村村民都姓王，无陈姓人家，几百年来一直叫陈家沟。当地形容山谷不叫“谷”，只称“沟”或“岔”。**据此推定，陈家沟口就是杨业被俘的陈家谷口**。

托莲台和陈家沟在宁武关城北十多公里，紧邻宁武关防御体系**重镇阳方口**。出阳方口即是开阔的大同盆地，这里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从战国起就不断修筑长城，明代更是多次整修。抗日战争中，八路军还曾多次在此抗击日寇。

烽烟散去后，阳方口成为晋北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。当地人介绍说，阳方口汽车运输公司当年是山西屈指可数的货运大户，还建了较大的石油公司，内有大型油库。石油公司建在长城边上，用了一段长城当围墙。近些年交通快速发展，阳方口枢纽地位下降，石油公司不再红火，油库废弃，没入野草中，作为围墙的那段长城却成了宝贝，不时有人探访。

调查显示，宁武境内尚存明长城约22公里，为不延续段落，多数只留夯土墙。阳方口这一段因石油公司的原因，保存最好。不仅包砖仍在，而且还保存有3座空心敌楼，为五窑九洞式，这样的敌楼在明长城上并不多见。特别值得一说的是，在券门的门额上，镶嵌着精美的砖雕垂花门罩。

砖雕垂花门罩在山西中南部那些大院里并不鲜见，但长城之上居然保存了这般精致典雅的装饰，实在罕见。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在什么心境下进行了这样的雕琢。想来在边关往昔的无数长夜，这刻意的精美，应该温暖过许多冷月清梦。

宁武县人大副主任苏栓斌对当地历史颇有研究，他说，明代《三关志》记载，当时戍守宁武的军人编制有8882名。从建关到明末近二百年里，这砖雕垂花门罩不知见证了多少的青春和热血。《三关志》中记录宁武（守备）名字30个，更多鲜活生命，早湮没在长城脚下黄色苔藓之中。

有一个名字，深深地印在了宁武关。

他就是周遇吉。1644年，李自成席卷北方之时，时任山西总兵的他坚守宁武关，以五千人抗五十万大军，浴血死争，不屈而死。闯王虽胜，已觉胆寒，甚至打算退回陕西，只是后来遇到的明军不堪一击，才得以进京。

史载，进京时，李自成军中“多有手足创者，皆经战宁武者也”，可见宁武关一战的惨烈。

清军入关后，周遇吉的事迹被官方推崇，逐渐被打造成道德楷模。康熙年间宁武城里建起了周公祠，乾隆年间祭祀周遇吉纳入了官方祀典。以表现周遇吉忠勇殉国为内容的戏曲《宁武关》流传数百年，也叫《铁冠图》《别母乱箭》《一门忠烈》，以昆曲为源头，有晋剧、京剧、川剧、豫剧等多种版本，还衍生了评书、大鼓等曲艺形式，影响很广。

“走者走，降者降，百战守孤城，留得关名宁武；夫为夫，妇为妇，一门全大节，允宜祠并昭忠。”这是当年周公祠里的一副对联，清代周公祠春秋祭祀是宁武政治、社会生活中的大事。今周公祠不存，尚有周遇吉墓园。

墓园在宁武城北栖凤公园里，为1996年迁来，原在县城东郊。相传为其衣冠冢，但移墓时发现有遗骨，宁武文管所请文物专家现场勘察认为，系周遇吉遗骸。遗骸头颅骨下有长13厘米的刀切痕，显示是被砍杀。

墓园里的生平简介说周遇吉“巷战，马蹶，徒步跳荡，手格杀数十人，身被矢如猬……”最后被射死，这是沿用《明史》的说法。有学者考证，周遇吉不屈而死是史实，但正史为突出他的忠义形象和符合儒家伦理，将具体情况进行了许多演绎，“大大脱离了历史事实”。

在最初记载中，宁武关大战开始前，周遇吉为保全百姓自缒出城与李自成谈判，被执不屈，死得很英勇。他壮烈的死使其部属深受感召，在周夫人刘氏率领下殊死抗争，最后全家自焚而死。

随着周遇吉成为道德楷模，其事迹也逐渐演化。写入《明史》时，已改变周遇吉未参加巷战的事实，他成了大战主角，而其夫人刘氏反成了配角。在戏曲里还增加了深明大义的周母，她责令周遇吉出城迎敌，并逼儿媳和孙子自尽。突出虚构的周母，淡化真正主角周夫人刘氏，使故事更符合纲常伦理，更有助于表现周遇吉忠孝双全的形象。

真正的历史在河里流过，传下的故事总有其道理。英名铭刻青史，墓园肃穆清寂。在大厦倾倒之际，他确曾站出来，细节究竟如何，或许没多少人关心了吧。

重峦叠嶂藏林海，废垒荒台绝燧烟

“这里是个好地方，老百姓多安宁。哎嗨哎嗨哟，老百姓多安宁。”这是民间小调《宁武关》的下半段。

而今的宁武，安宁早习以为常。重峦叠嶂中林海浩瀚，废垒荒台上燧烟早绝。许多迷离往事，散落在幽长的河谷之中。那些曾经的存在，似乎可以触及，终究难以获取。

在宁武城西南有个“悬空村”，叫王化沟村，村落建在悬崖绝壁上，平均高于地面100多米，大部分为清代建筑。全村的房子都面向峡谷，靠房前一条木制走廊连通，走廊长近1公里。从谷底上看，如同“天上人家”。

为何依崖而居，史无记载，当地传说是李自成攻宁武关时，一些忠于明朝的军民避乱而为。在峡谷入口处，今人搭了个简易的山门，边上插着旗帜，上书大大的“明”字。

村后的山中，有古栈道遗址，开凿在悬崖上，现在可通行6公里，连接着龙王庙、悬空寺等，还有悬棺群。悬棺分布面积300平方米，有洞穴式、桩崖式、栈道式、缝隙式等多种形式，据介绍是我国北方首次发现的悬棺群。这些究竟是何时、何人，因何而建，没有记载。

栈道边上还有个高8.5米的墓塔，为清代建筑，相传葬的是崇祯第四个儿子，李自成攻下北京后，他逃到宁武出家，法号晓安。据说，他选择宁武是因为这里有过周遇吉。后人对崇祯几个儿子的下落多有考证，与宁武没什么关系。这个晓安是何来历，说不清楚……

一路寻觅，想起一首老歌，罗大佑的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，似可表达点行走河谷的感觉：“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，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为桑田……”

走读

周口气质

颖之语

前不久与一位从外地来周口工作的朋友闲聊。他说周口这个地方抓一把空气能闻出文化的味道，掬一捧泥土能挤出文明的汁液，有一种不同于他乡的“精气神”，这就是“周口气质”。他曾辗转各地工作、生活过几十年，对周口能有如此好的印象，让我颇感自豪。周口是什么地方？羲皇故都、老子故里，三川交汇、人杰地灵，周口人嘴一张就能说出一串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。这种想法使我产生了说说“周口气质”的冲动。

65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，作为土生土长的周口人，说她“出身名门、身世显赫”一点儿不为过。岁月更迭，虽然告别了“万家灯火侔江浦，千帆云集似汉皋”的昔日繁华，但是龙都代有才人出，千年古迹今犹在。太昊陵神圣庄严，老君台古柏添幽，大程书院墨香依然，姓氏文化节、老子庙会、关帝庙会……依旧承载着她的内涵和风韵。底蕴丰厚的文化传承，滋养了周口人的慧根，在这方热土长大的儿女，哪个看起来不是灵性张扬？时至今日，周口的天空仍然散发着阵阵墨香，展现着周口人的聪敏与灵动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片文化积淀深厚的沃土培养了一代代名家大儒、文人秀士。远有《诗经·陈风》，后有《千字文》的作者周兴嗣，太康的谢氏家族，东汉末年的谋士郭嘉，明朝良相李梦阳……人才之兴，必由教化；教化之明，端赖师儒。扶沟的大程书院，是北宋理学家程颢任知县时兴建的。他尚宽厚、重教化，倡导“乡必有校”，厚植了崇智尚儒、尊师重教、重视人才的根脉。淮阳的弦歌台，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，陈蔡绝粮仍弦歌不绝的地方。尊师重教的好传统，使周口的文气不断聚合，也培育了一代代的周口文人。2015年，中国科学院增选70名院士，仅周口就占2名。2016年摘得本省文科桂冠的周口学子那句“每天唤醒我的不是铃声而是梦想”也让我记忆犹新。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，不是正需要这样有梦想的年青一代去砥砺奋进吗？

翻阅一遍周口名人史，热血儿女数不胜数。他们或满腔赤诚为众请愿，或国难当头挺身而出。陈胜、吴广带着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的冲天豪气，在大泽乡高举“伐无道、诛暴秦”的起义大旗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风暴。抗日名将吉鸿昌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组织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。刑场上他留下“恨不当日死，留作今日羞，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”的豪迈诗篇，彰显了周口人的血性。淮海战役中周口人民踊跃支前，上万民众冒着枪林弹雨推着独轮车、抬着担架，为陈、粟大军运送给养、转移伤员。和平年代的周口人民，踏着先人英勇的足迹，继续拼搏献身。2016年“感动中国”人物、养孤育孤的王宽，2018年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发起人、“中国好人”李高峰，用他们的默默奉献、无私大爱，感动了中国……

相由心生，气质是情感的外在体现。周口是龙文化、祖根文化、道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我的老师满腹经纶，我的至亲言传身教。我是听着“受鱼致祭”“包拯放粮”等故事长大的，稍一懂事能把“乾、坤、巽、震、坎、高、艮、兑”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更把疾恶如仇、公平公正等道德义理牢记心头。后因工作使然，我走进老子故里——鹿邑，这里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下到蹒跚学步的孩童，几乎都能把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；无名、天地之始，有名、万物之母……”等古语挂在嘴边。我在这里经历病痛却逢凶化吉，让我更加淡定、坚毅地面对各种困难，正是受了周口文化和家风家教的熏陶。周口人的情怀，就是在这样特有的文化环境中造就的，他们既有大爱也有小情，既关心天下也重视家庭，“奉亲以孝、从事以忠、交友以诚、与人为善”。老人病床前，有儿女悉心照料；客人到来时，主人拿出最好的酒菜招待；邻里乡亲有了困难，大家慷慨解囊相助。爱国、仁孝、重义、顾家的情感风尚，长期吸引他乡的游子热爱和建设自己的故乡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”一座城市如同一个人。如今的周口，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气质正在随着新时代发生变化。如今的周口，更像大家闺秀，是秀外慧中的气质流露，不是浓妆艳抹的刻意装扮；像一泓清水，有着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的定力，遵循规律、专注发展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；像一团晨雾，有着包容厚重的朦胧之美，又不失“青烟翠雾罩轻盈”的生机和灵动；像梦中情人，有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”的清新，让懂她的人总是“相看两不厌”。七年前我的即兴之作《水调歌头·魅力周口行》随之浮现眼前：“胜日游何处，周口有奇观。羲皇建业福地，薪火六千年。品悟先天八卦，体验农耕渔猎，万姓同根源。碧水千顷浪，暑日可采莲。寻祖根，访大道，探真源。祥云紫气，青牛乘雾出函关。道理天人玄妙，德贯古今经卷，廖廖五千言。远客且留步，陈酿正开坛。”